《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

——一個七的法談之五

道海長老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起擔任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一屆創會董事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因法體違和辭卸，仍慈悲地接受榮譽董事長一職，支持僧醫會，尤其關心如意苑之籌建。

長老於一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以架構長老一生修學精神為編輯宗旨，留下長老之珍貴法身舍利。

本刊分期刊登《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中「一個七的法談」。

並祈願

海公長老早日乘願再來，扶律談常！

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想請教老人家，每一位祖師大德，都會遇到那個時代的因緣，或是說眾生的共業，像您老有經過逃難等等這些戰爭的因緣。可是現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都沒有遇過。像以前也聽了公（了一長老）講，他以前逃難的種種艱苦；還有照公（聖照長老），他的腳都是黑色的，原來以前逃難的時候泡在冰水中而凍傷。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遇到的問題——除電腦科技媒體等的快速傳播，造成知見的衝突外，尚有少子化的問題，所以將來出家人的人數會越來越少，而其中男女的比例，會愈趨懸殊。像您老從昔至今地走過來看，是否這些只是表面的因緣？而更深層的因緣應該是在哪？以後我們這個時代的出家眾，要繼續走下去，大概要留意哪些？

師：實際發生的是——輪轉不休。

在我們那一代，日本打中國以前，當時中國人民有幾萬萬人，而中國出家人有八十多萬人。到了毛澤東死、紅衛兵破壞後，只剩下一個出家人（法尊法師）；現在好像也回復了宗教，這不就是無常嘛，也就是共業所感的時代。日本人打中國，八年抗戰到了第六年，中國天旱不下雨、沒糧食；有糧的，日本人、國民黨、共產黨，三個地方通通要搶糧食，不給也不行；可知當時的老百

姓有多苦啊！我初出家住小廟的時候，日本人從北部下來，中國的軍隊就在前面打，結果日本好多部隊下來支援，把中國部隊包圍了，中國軍隊只能邊打邊退。那時候我們就在廟裡邊，整天跑來跑去躲子彈，你跑過來也是子彈在空中飛過去，你跑過去也是子彈飛過去，那時眞不曉得該怎麼辦。有一次在田裡邊，一路往前面跑，日本人射擊的子彈就在我背部上飛過，還不是一樣的挺過來了！我回想起來，都覺得太苦了，打仗都是這樣子的。

僧：大概世間最慘烈的，沒有大過於戰爭；在那種情況之下，如何再去堅持一個想要修行的道心？

師：那時候年輕，哪裡有什麼道心？最初出家也不懂，逃難就是了，逃出去就一條生命活下來；一旦不行，被子彈打中，就只有等死了；那個時候都是這樣的情形。

僧：是衆生最基本想要保護生命、離苦得樂的那一種欲望。

師：共產黨要打，國民黨也打，日本人還是要打，老百姓怎麼辦？都是老百姓吃苦。你不給國民黨糧也不行，共產黨要糧你不給還不行，而日本人要糧你能不給？你想想，一個荒涼歉收的地方，給他們這麼多軍隊的糧，讓他們去打仗；你想想，那是多痛苦啊！不過這就是共業所感，沒有辦法的；不過，也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如此，因爲共業中也有別業。

僧：像虛雲老和尚不就跟著光緒皇帝、慈禧太后躲八國聯軍？讓皇帝吃了

地瓜的……。

師：那是日本人還沒打中國以前；清朝的時候，八國聯軍打中國。不過這是個故事，虛雲老和尚傳記上就有的。皇帝在皇宮裡邊，吃的當然都是美味，在逃難的路上餓了幾天，拿個地瓜來，他自然吃得很香。爲什麼呢？肚子餓了。沒有肚子餓的關係，他哪能吃得下去啊？等到八國聯軍退了以後，他回到皇宮去，再也吃不下去了。所以是因緣所感，你不吃也得要吃，肚子餓了嘛；等他恢復權位的時候，你再叫他吃，他也不吃了。

僧：現在不管在家或是出家人，一般都沒有經過這一段苦難的磨鍊，往往多是在講究要燒什麼特別的好香等，都是偏向在物質享受；就像您老講，沒有經過飢寒、逃難等因緣，往往不會去珍惜修行的生命，故修行首當念生死苦、發出離心。

師：當時餓死多少的人啊！國家有難，人民受苦。

僧：您老這一生，不管知見或是行持上，有否親近過的善友或是善知識，對您老特別有影響的？

師：倓虛老法師他講經說法，你想睡覺也睡不著的。他聲音很大，理路很清楚，使你聽得入神，所以你想睡也睡不著。

僧：在華南學佛院學習，生活條件如何？

師：到香港已經沒有國難了；那時候東北三老——倓虛老法師、定西老法師、樂果老和尚，他們在香港辦華南學佛院，第一期人多進不去，第二期才進去就讀。那時的生活已經很穩定了，因爲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一點戰爭都沒有，什麼都不怕，倒是過了一段太平的日子。過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之後，香港開始暴動了二次，共產黨也因此不高興而出來干涉，大家才開始往臺灣跑。

僧：不過您老剛過來臺灣時，當地應該佛教正確的知見都還不夠？

師：不夠、不夠！最初來到臺北木柵，聖照法師有個精舍，就在那個精舍之中看到幾個比丘尼，比丘尼就同我們講：我們臺灣的比丘尼，在馬路上同男衆一起行走，什麼問題都沒有，誰也不會講你；因日本殖民的時代剛剛過去。那個時候你想想，你聽到比丘尼同一個男的，手拉手在馬路上走，誰也不會講話！這是當時比丘尼講的話。

僧：好像那時候日本的比丘都有家庭，所以見怪不怪？

師：對！日本比丘有家庭，不過聽說也有沒家庭的，比丘尼也有家庭。最初來臺灣聽到：「比丘還要結夏安居、聽經？從沒有聽說過出家人還須要做這樣的事情；結夏安居、誦戒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不過，那個時候你能講什麼？也沒有話可講。

僧：所以，都有一段、一段時期的變化因緣。如同現在雖有好幾臺佛教弘法電視的轉播，但知見也是混亂、參差不齊。

師：不過現在已經不錯了，有一些年輕的比丘尼，她們也自己講比丘尼戒，所以她們自己能弘揚戒法了。所以有很多的比丘尼在學習，也有很多正知正見的比丘尼；不然的話，最初來臺灣聽到、看到那樣的情形，怎麼會有人發心學戒？

僧：現在，反而比丘自己要多努力。

師：你同比丘講一講，我是講不通。

僧：談「歷史」總是一個時間的記錄而已；眞正對佛法要有幫助，應該還是在正法、正見上面。所以，剛您老談的「東北三老」，等於是您老教理各方面打下基礎的，大概師長輩的就這三位？

師：也不一定。畢業之後離開學校，很多的因緣都想要去看一看。就好像妙境長老，他是專心學天臺的，但是賢首五教也很通達，因爲我在慈興寺拜《華嚴經》時，他就在那裡專門研究《華嚴疏鈔》；後來他到東林念佛堂當方丈，當得也不是很平順；之後他就一路到美國，轉而專門研究印順導師的理論——三論宗。所以，他對於天臺、賢首、唯識、三論都懂，但最後他是以弘揚唯識爲主，像《瑜伽師地論》等。其實哪一宗他都很通的，所以他才能融會貫通。第一次我們在香港請他講《法華經》，他完全是用天臺四教講的；之後來到臺灣，我在正覺精舍當方丈，那時候再請他講《法華經》，他就把嘉祥吉藏大師三論宗加進去說的，不是純粹用天臺講，他就是感覺到三論宗有三論宗的道理，天臺有天臺的詮釋，感覺說不通的地方，他也歡喜用其他的角度來詮釋，而這些都要自己親身去經驗的。

僧：修學也要廣博，才有辦法去會通。

師：對啊！太虛大師有一句話：「博而約，約而博。」你越廣博，什麼都了解，才能會通，也才曉得如何簡約。其實，將佛法通達後，你才知道如禪宗所說：「佛法無多子」，其實所講的都是一樣；而其判教、文字解釋方面，它可以廣博得很多，如賢首有賢首的解釋，三論有三論的解釋，唯識有唯識的解釋，天臺有天臺的解釋，其實你能會通就好，講的都是我們的身心。一個人若離開了身體的生老病死，就是了生脫死；離開心理的生住異滅——即四十二位法身大士，究竟成佛所斷除的四個階級、位次。若你不懂的話，怎麼簡約？怎麼去廣學？沒有辦法的。

僧：這就是——不能「得少爲足」。

師：對啊！不過中國的禪宗，最初的確是對於其他宗派有衝擊，因一言之

下便可開悟，盡形壽受用無窮，乃至成佛都受用無盡。但是，到了以後的禪宗，就是坐在那參話頭，他只是在那裡「念佛是誰？」人家是念一句「阿彌陀佛」這還有功德，而你在那參「念佛是誰？」若未明其理，且善用其心的話，坐在那裡有什麼用？說是「參話頭」，卻連「話尾」也沒有參到。其實「參話頭」，是在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完了以後，自問：「是誰」？這個「誰」，就是你自「心」念的，參是你的心，念也是你的心，沒有你的心，誰來參？沒有你的心，誰來念？這不還就是你的心嗎？能參的就是心，不是身體、不是虛空、不是萬物、不是他人，都是自己的心；身體它不能參、不能念，一切萬物也不能；心理方面，它也不能參、也不能念，唯獨就是你這一念心，在那裡參也是它，念還是它。你說念佛與參禪有什麼不同？參「念佛是誰？」的也是它，念「阿彌陀佛」的還是它；到了最後，有什麼不同？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參話頭，是我這一念心；去迴光返照我這一念心，而不是去追求「念佛是誰」這句話。你要是眞的念到心的自性，我念的是我這一念心，並不是眞的阿彌陀佛的聖號；在那個時候，你的心自然會現出阿彌陀佛的形象；你念到那個程度，自然心中現出。如同我們想自己的父母，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但你看見父母、想到父母，想得多了，你一想就是了。你念阿彌陀佛也是這樣的，參話頭還是這樣的；但衆生就是不能「迴光返照」。

僧：這種種的法門都是手段，終究目的還是要將虛妄分別意識放下，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

師：「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這是哪一個秀才念的，你知道不知道？是唐朝一個名叫張拙的秀才，參石霜禪師開悟之後念的——「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僧：像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也有偈云：「一念未生眞佛現，萬緣才動假名成，知緣不實名何礙，達妄無依念自平，安得身心歸極樂，眞空幻有總無生。」還都是同樣的道理？

師：道理是一樣的。

僧：古德都是自己體驗過心性以後，直接呈現心境的境界，而假借文字來表達的。

師：就好像龐居士等這些古德，他們都是一樣的。

僧：剛剛提到妙老，應該算是同參輩，亦師亦友。

師：應該人家是先畢業，我們是後畢業，學長學弟是可以的。

僧：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參道友，在法上比較談得來的？

師：有很多，但差不多都走了！

僧：慈舟老法師跟體敬老法師，那時候都是在湖北的法界學院嗎？

師：不在同一個地方。慈舟老法師他是在北京的法界學院；體敬老法師他是後來到湖北另辦的法界學院。

僧：您老覺得那時候的善知識，他們教導學生的方式，跟現在最大不同的是在什麼方面？

師：那個時候，倓虛老法師是專弘天臺的，他也注重戒律，如延請弘一大師來青島湛山寺講戒律；不過他自己並不是專門的去研修。慈舟律師不單專弘華嚴五教，他更注重戒律，依戒律爲根本，以戒律爲基礎，他就常講：「戒行不清淨，三昧不現前。」若戒行不清淨守持，怎麼會有智慧？所以他特別注重戒律。

僧：在教導學人這方面，好像慈舟律師是非常嚴格？

師：沒錯！慈舟大師教學是很嚴格。而倓虛老法師對學生是很好、很愛護的，在日本打中國時，誰也管不了誰，倓虛老法師就告訴學生：「你們無論如何，要留幾個錢逃難。」因爲，當時由山東青島湛山寺逃出來之後，居士們給倓虛大師買飛機票，而對於學生便誰也不管；他看了這種情形，就告訴學生：

青島湛山寺

「你們無論如何都要留點錢，你看這個情形，我逃難是很容易，別人逃難是很困難的。」所以倓虛大師就盡他的能力護念學生。而慈舟老法師沒逃離開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聽說他在臨往生的時候，也是很困苦的。

僧：對於大時代的整個因緣、共業，每一個人都應當要了解，出家之後才能去面對。

師：現在的臺灣出家人很有福報，也不需要去當兵，即使當兵也不用打仗。每天是享用現成的，住也沒有少，吃也沒有少，睡也沒有少，給他們安頓好好的，就希望他好好的修學佛法；但是，他是不是眞的好好學呢？這就是要自己問自己了。在我們那個時代，即使說是想要學，但一早醒來就逃難，子彈呼呼的從頭上飛，哪裡有心情學習？

僧：如果不知惜福，有時錯失了福德因緣——即於年輕時將福報享用盡的話，到老病來的時候，就更苦了！

師：在南普陀，常住還找了二個侍者照顧我，你看那某某，誰管他？某某他們也八十多歲了，誰管他？之所以說出了這些，不管業報是否自己前世帶來的，業報一旦成熟現前的時候，就是要甘心的接受，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就算了。就拿現在來比例，某某同我來比都比不上，你想想：這都是各有因緣，不必羨慕別人怎樣的好，也不須感歎別人怎樣的不好，因爲好壞都是自己種下來的；你沒有種下那個因，也不會有這個果。

僧：弟子體會比較深的就是——您老

這一代從大陸過來有吃過苦的老和尚，往往到中老年以後，福報就特別大，好像倒吃甘蔗一般；可是現在初出家的年輕人，或乃至於小沙彌，一般就先享受福報；若像薄益大師講：「福水慧舟楫，無水舟不行。」即使先享受福報，但沒有藉福報來修學智慧，則往往以後墮落的因緣就比較多。

師：這就是當師父或佛學院老師該教的啊！當師父、老師的不教，誰去教？「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不管他是誰，因果是絲毫不差的；如果他明白因果，自然會受教而聽老師的話；若不明白這道理，老師你講你的，學生則是他做他的。

僧：弟子是特別注重——從居士到出家這個「由俗入道」的關鍵處，他如果沒有先入爲主的建立正確的知見，像昨天講，一開始沒讓他養成好習慣的話，日後便很難調教了；等到他剃度以後才要教，有時候已來不及了。所以，弘一大師於《在家備覽・出家宗致篇》

前面就有小字的註解說：讓你先知道出家的意義及出家後要做什麼；自己審觀後，如果不堪可走出家這條路，那你就知難而退吧！可是這些年以來，弟子就發現有一個問題：往往道場需要人，便很快的給予剃度；但沒有經過這方面的教育，再觀察是否適合出家，便予以剃度，往往素質方面就比較有問題。

師：不過，這也不是每個道場都如此。你把你的心盡到，至於這個人好不好的確認，你也無法完全辦得到啊！隨緣盡力就是了。再說，尤其是臺灣的佛學院，也沒有幾處，將來會怎麼樣，那就只有隨緣去了，不能想那麼多；你要是想那麼多，都不用做事了。

僧：您老將近九十歲了，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當作一種叮嚀？

師：特別深刻的事情……，在香港坐禪參話頭的時候，的確是很用心的；不過，用心是用心，但就是著不上力。有一天，大概坐禪差不多坐完，大家都放香休息了，我也到床上去休息；休息的時候，就是昏昏沈沈、迷迷糊糊就睡著了，在那個時候，就做一個夢，夢到什麼呢？就夢到六祖大師，雖說夢是假的啦，但那時就想問問六祖大師：「『念佛是誰？』這『誰』究竟從哪裡來的？」六祖就講：「誰——從你心中來的。」到了坐禪坐得比較好時，就單單參「誰」，佛號根本就不念了。自從做過此夢後，了知「誰——從你心中來」，之後再深入體會——身體穿衣、吃飯都是從自己心中來的；打香板，這個響聲從哪裡出來的？從板裡出來的？這個「誰」從哪裡來？就從你心裡邊出來的，什麼事都是這樣的。此後，再去坐禪就比較輕鬆一點，腿也不會那麼痛了，也就是比較容易得力一點。在那個時候，才能體會何謂「心體無念」——就是「心本無生」；其實就是這麼一句話：「心本無生因境有」，你參話頭也是一樣，因爲你要參「誰、誰～」你這一心不起念，這個「誰」能出來嗎？這個「誰」也是個念頭。想東也是一個念頭，想西也是念，念佛也是個念頭，念衆生也是個念頭，這道理不是都一樣？那麼你回頭一看：「心本無生」，根本沒有念頭；念頭與境界相互緣起，這個境界不現前，心裡頭根本無念；無念的心體，這不就是你的心性，還有誰？還要去到哪裡找？

僧：實際體驗過，與僅有文字上的了解，是絕對不一樣的滋味。

師：是也有這問題。

僧：弟子剛聽您老這麼講，有一點體會：就像佛滅後，諸大阿羅漢要結集三藏時，阿難尊者不是被迦葉尊者刺激了，結果他越拼命用功，結果反而證不到；最後是在完全放下、在未躺到枕頭前，忽然就契悟了。所以那種情境，應該是全然放鬆的，都是把妄想完全放下便頓然顯現了，所謂「狂心頓歇，歇即菩提」。

師：對！對啦！這是「妄想本空」！你放下就是，前面不是講一個故事，佛要居士把花放下嗎？放下左邊，放下右邊，還要再放下，再放下什麼？放下「放下」啊！就是這個道理。其實這個

道理並不是很深，但就是體驗不到。

僧：所以《楞嚴經》講：眾生都是「用諸妄想」，用得太習慣了。

師：這不但是《楞嚴經》如此講，什麼經典都是這麼說，就是「用諸妄想」。

僧：所以「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

師：假使你一念不生的話，這不就是了嗎？就好像我們常常比喻「因緣所生法」、「法性畢竟空」，其實那個「法性理體」是什麼？就是眾多因緣；除了這眾多因緣之外，「畢竟空」它有什麼東西？它是哪一個緣呢？它根本就沒有；從本無生，故也無滅。你把空間放大了，大也無外，小也無內，其中一法不可得，一名不可稱，這就叫做「無相法門」。這個心，要是住在自性裡邊，有什麼法？有什麼相？有什麼名？這不就完全休息下來了嗎？這「狂心頓歇，歇即菩提」，你到哪兒去找？到了最後，「歸無所得」而已。

僧：進得去，還要出得來。

師：對啊！但就是進不去；這是教理方面，空了以後還要出假——從空出假。你不從空出假，到了那一種「一念不生」的時候，你和什麼人都不能講話、接觸了，那你怎麼教化眾生？所以應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麼莊嚴，爲什麼呢？大家看到都歡喜；他講的話，本來難懂的，也要說明白講清楚；而且他也要以神通妙用、種種的巧妙方法來度化眾生。其實應身佛是假的，所以拘留孫佛傳法偈說：「見

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我們眾生一樣有四大，除了這四大爲能造，其餘的爲所造，除了這四大之外，什麼叫做身性？四大分散了，四大又爲何而集起？都因有這畢竟空性的隨緣；到了最後四大分散了，畢竟空性它還存在；而你現在這個畢竟空性，仍然是和四大不相離的。然而，離開四大，什麼是身性？這身性是畢竟空的；這畢竟空就是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的。它有一法嗎？它有一相嗎？它有一個名稱嗎？其實這些通通都沒有。但是在世俗方面，好像妙境長老最初契入的時候，也可能因爲這個道理，就由這個事實而說明理論，由這個理論而成就事實，還由這個事實而發現理論。那麼你到什麼地方談涅槃去？把這個身體捨掉了，心也不要了，那還有一個涅槃嗎？有這個道理嗎？僧肇大師《肇論》說：「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你一體會它，就發現完全是自己內心的境界，根本於心外什麼也見不到；心外求法就成外道了！（101・8・15）